

京味长篇小說

京味长篇小說

京味长篇小說

京味长篇小說

京味长篇小說

京味长篇小說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故都子夜

刘一木 著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故都子夜



(京)新登字 209 号

DR08/29 0.9

故都子民

刘一达 著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)

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·印张 10.875 字数 240 千字

1994 年 5 月北京第一版 1994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ISBN7—5402—0687—X/I·0055

印数:3,000 定价:10.95 元



卢喜海画





杜五爷

玉禾乃其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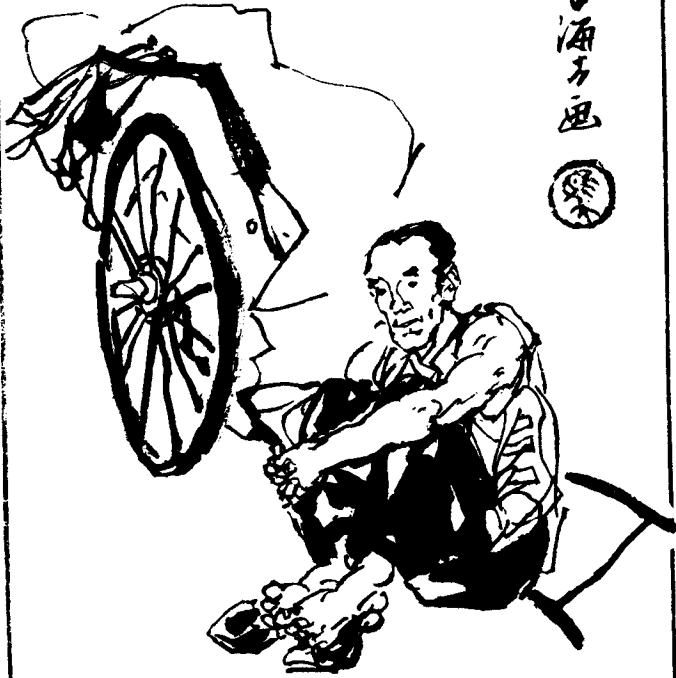




水三儿望月海方



佳と望ふも海方遠



趙尔丰



趙尔丰





陆仲笑海多骂
玉山



金五爷娶西子海方画



第一章

窗户纸刚泛白，崇文门城楼上的“铎”咣咣了六下。宗二爷起身下炕，从破胆瓶里摸出个小布包，里面是两个碧绿透亮的痕玉茶碗。他用袖口擦了擦，揣进怀里，耳朵贴着墙，听见儿子宗家琦还在打呼噜，便悄悄地溜出门，到院里的葡萄架下，拎起那个画眉笼子，奔花儿市的“璧壶春”茶馆。

“璧壶春”，在花儿市上四条胡同口儿，三间门脸儿，长桌方桌，长凳短凳，八九个，柜台上永远放着把紫铜壶，并没有水，应门面的。

掌柜的叫卢喜，方头大脸，墩实个儿，一对蛤蟆眼，大蒜头鼻子，笑起来满脸跑肉，显出十二分的殷勤，身上的大布衫总是那么利落，像刚从喜宴上出来，肩膀头上老是放着块手巾把儿，不光是为了擦手，像说相声的手里的那把扇子，逢场作戏的道具。

每天的大清早儿，东花儿市买卖地上的这帮“老家雀儿”们得先到“璧壶春”照个面。他们各有各的画眉、黄鸟儿，各有各的故事由儿。碰了面，逗几声咳嗽，拉几句闲篇，抖落抖落被窝里一宿的臊气，顺手儿每人掏出点“关”子来：京戏名角跟哪个官太太在野鸡店里让人捉了好，银号的二老板在护城河被黑道上的人给绑了票，拾煤核的小孩在煤堆里拾到个大玉坠儿……听去吧，净是说的有鼻

1120/08

子有眼儿的新鲜事儿，没影没边儿。这儿的话，有一半儿掺着水，谁都知道，谁也就不去刨根儿问底儿。其实这些闲篇儿，都是扯臊！正经事儿是“倒活儿”。“璧壶春”茶馆的窗根底下单摆着一溜台桌，奔这儿“倒活儿”的，可以在这上边亮货。这帮“老家雀儿”都是买卖地儿的油子，怀里都揣着包儿，也有拎着大件儿的，提溜着个小筐箩唔的。这路人也叫“提溜包儿的”。包里包的有“件头儿”（大件的玉器），也有“别子”（小件的玉器）。

这儿得跟您交代几句：我说的这档子事是发生在民国的时候，袁世凯袁大头称帝，辫子兵张勋张大帅在北京闹腾以后的事儿。当时的花儿市，除去以老北京头上戴的，身上挂的，祭灶祭祖的供案上插的、红事白事上摆的那绒绢纸花儿，就得说是玉器了。

花儿市大街是东西走向，以羊市口儿为界，东边儿叫东花儿市，那是绒绢纸花儿的世界，西边儿叫西花儿市，买卖地儿是玉器拿尊了，光北羊市口和上四条的胡同儿，玉器庄、玉作、玉器摊有二、三百家。咱们要说的这位宗二爷便是其中的一号。可他有点特殊的是，没“庄”、也没“作”，只是到“璧壶春”“倒活儿”。东西的来路呢，一半是他打小鼓儿挨门挨户收购来，然后让他的瘫儿子加工，擦呀磨呀，有了成色后再加价出手，吃这个赚儿。

宗二爷的脸永远是皱皱瘪瘪的，像个放蔫了的青枣儿，长脸老是哭丧着，跟欠了谁的债，扫帚眉下一对没睡醒似的小眼，听别人说话时，这对小眼微微合上，及至谈到正题，出手一件“活儿”，他的小眼巴嗒巴嗒眨眨，在一开一合之中，闪动着两颗黑亮黑亮的眸子，那光亮藏着一股子

阴森可怖的杀气。“过眼”是宗二爷的一绝，西花儿市的玉器商都知道这对小眼。甭管你手里拿着墓里掘出来的玉碗，还是洋人出手的玛瑙、“木变石”，他一眼便能瞅出来。同样的玛瑙，他小眼一量，便能辨出哪个是荆州料，哪个是云南料，哪个是矾晶。

有一次，羊市口的小力笨儿狗四跑“璧壶春”“走活儿”，他出手一个如意，要价两百块，宗二爷拿起来只扫了一眼，哼了一声：“这个也就值十块钱。”

狗四把如意夺回来，甩出一句片汤儿话：“十块钱？我干脆砸了得啦。我看你的眼力也太拿事了吧。”说着从怀里掏出块蓝布，想擦擦那如意，去去晦气，不想掉出块玉带片儿。宗二爷一眼盯上了：“这个，你给个价儿。”

狗四笑了：“想要哇，您给十块钱。”他不过是有意打谎儿，逗逗这“老家雀儿”。

谁知宗二爷抢到手里，象狗嗅物似的瞅了瞅，从怀里摸出钱来了。

狗四一下愣在那儿了。跟宗二爷“过活儿”不打价儿，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

“宗二爷可当真要？”

“钱都拿出来了，还有假吗？”

狗四心里话：真算碰上大头了。这是他花一块钱从一个要饭的手里淘换到的。

可谁能想到，事隔三天，宗二爷卖给英国的一个玉器商，是以五十块钱出手的。这个玉带片是乾隆年间“痕都斯坦”的贡玉。这贡玉使的是薄胎工艺，也叫“痕玉”，产自新疆的痕都斯坦，北京的玉作做不出这玩艺来。狗四后

悔不迭，他算服了宗二爷。

宗二爷吃的就是这双小眼儿。别瞧他穿得破衣拉撒的，总带着受气布袋的脸相儿，肚子里有玩艺儿。他这点儿玩艺儿别人还真偷不走！

卢掌柜打老远瞅见了宗二爷拎着画眉笼子悠着身子走过来。他拿起肩膀头上的手巾把儿，朝身上甩了两甩，又搭上，扬着他那破砂锅嗓子喊道：“二爷，今儿早班呀！”

宗二爷冲他点点脑袋：“我这儿给您请安了。”

“您里边坐，高末儿早给您沏得了，这会儿喝着不烫嘴。”卢掌柜脸上堆着笑。

宗二爷是“壁壶春”的常客，这儿有他的茶座儿，每天一壶茶准摆在这儿，喝不喝，茶份儿全入帐。别人的是“香片”，不是“茉莉”就是“龙井”，唯有宗二爷捡着便宜的要，“高末儿”。

“金五爷还没露儿？”宗二爷呷了一口茶，问道。

邻座儿有两位跟他打着哈哈。

“他呀？搂着两房姨太太睡，能起得这么早？”又高又壮，长得象熊似的马云鹏道。

瘦猴一般的小精豆子文仁和说：“备不住让哪房姨太太把胳膊压住，动不了窝了呢。”

“真压几下胳膊倒也好，怕是使过了劲，趴了架了。”马云鹏说话向来嘎咕。

马云鹏和文仁和都是玉器店掌柜的，专门每天跑这儿“憋宝”来的，他们的茶座都在明面上，透着店大的气派，说话也随便，显出一种撒漫劲儿。拿金五爷开涮，常常是这帮“老家雀们”的话引子。